

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關係

齊 思 和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3

32

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关系

齊 思 和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國和拜占廷帝國的关系

齐 思 和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郵 興 路 五 四 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1 1/4 字數 23,000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9,000

統一書號： 11074·57

定 价：(7) 0.13 元

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大
興
釘

目 錄

前 言	1
一 中國史書中关于拜占廷的記載	4
二 中國的偉大發明育蚕法傳入拜占廷的經過	18
三 拜占廷輸入中國的商品	25
四 拜占廷傳入中國的民間雜技与宗教信仰	32

前 言

公元 330 年（中國東晉成帝咸和五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因鑒于羅馬帝國的經濟、政治、軍事中心，早已由西部轉移到東部，遂于巴爾干半島東部拜占廷地方建立新都，改名為君士坦丁堡。這是拜占廷成為羅馬帝國都城的開始。到了公元 395 年（中國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死，以拜占廷為中心的帝國東部，由他長子阿卡底阿斯繼任皇帝，以羅馬為中心的帝國西部，由他次子洪諾利阿斯繼任皇帝。從此以後，東西兩帝國分治，永未再合，這是羅馬帝國分裂成兩個帝國的開始^①。西羅馬帝國亡于公元 476 年（中國劉宋後廢帝元徽四年），而東羅馬帝國自公元 395 年以後繼續存在了一千多年，到了公元 1453 年（中國明景帝景泰四年）滅于土耳其。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拜占廷方面的皇帝雖然仍稱羅馬帝國皇帝，以為上繼奧古斯都的正統，但事實上帝國領土已喪失了大半，除了查士丁尼時期（公元 527—565 年），曾恢復過一部分失土外，統治範圍已日漸縮小。歷史家把這個偏安的帝國稱為東羅馬帝國，或後羅馬帝國，或拜占廷帝國。

拜占廷當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屹立千載，在世界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當西歐古典文化遭到嚴重破壞的時候，拜占廷不但保存了歐洲的古典文化，並且將它加以發展，傳播于東、

西欧各國，對於以後歐洲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拜占廷地居歐亞之間，是中世紀時東西通商要道。當時君士坦丁堡是擁有 100 萬左右人口的大都市，是東西商人聚集之地，對於溝通商品轉運，促進文化交流，都起了橋梁作用。馬克思指出，君士坦丁堡是東西兩方的黃金橋梁^②，又說君士坦丁堡是整個東西雙方奢侈和貧困的主要中心。^③但是高唱西欧中心論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却有意地貶低拜占廷的歷史地位，這種為帝國主義進行侵略製造理論的反動史觀，已經被站在人

① 十八世紀時英國歷史家吉本 (Edward Gibbon) 在他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ury 校注本) 中，對此事已加以重視，稱為羅馬的最后分裂 (見該書第 2 冊，第 29 章)。但是高唱西欧中心論的美國資產階級反動的歷史家們，竟企圖將此事加以歪曲。如魯濱生 (J. H. Robinson) 在他所著的新史學 (New History) 中即提出當時羅馬帝國并未分裂之說 (見新史學，何炳松譯，萬有文庫本，第 2 冊，第 23—67 頁)。此說在美國散播了很大的壞影響。蘇聯歷史家就曾正確地指出，公元 395 年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部，是它最后的分裂。(參看米舒林：古代世界史，王易今譯，中國青年出版社版，第 297 頁；柯斯明斯基：世界中世紀史，郭守田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版，第 49 頁。)

② 馬恩全集，俄文本，第 9 卷，第 441 頁 (見柯斯明斯基：世界中世紀史，郭守田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編審處版，第 50 頁)。

③ 馬恩文庫，俄文本，第 5 卷，第 193 頁 (見上書，第 54 頁)。

民立場的苏联歷史家所嚴正駁斥^①。

中國在很早時就和拜占廷發生了商業和文化關係，因之在極端豐富的中國古代文獻中，保存了不少關於拜占廷的重要史料。這些史料不但可以和西方的記載互相補充、互相印證，並且有的也可以用來解決拜占廷歷史中某些問題。這些資料，有的已經引起中外歷史家的注意，有的還有待於提供研究。本書的目的，就是試就中國古代文獻中關於拜占廷帝國的記載，與拜占廷的史料加以比較研究，並試就拜占廷史中的幾個問題，提出初步意見。

① 參看萊夫琴科等：拜占廷，尹曲譯，人民出版社版，第1—2頁。

一 中國史書中关于拜占廷的記載

在中國史書中，拜占廷曾被称作黎軒、犁靬、犁鞞、大秦或拂菻。黎軒一辞，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傳，漢書西域傳作犁靬，后漢書西域傳則又作犁鞞，三辞均当是 Rome (羅馬) 一字之不同譯音^①。后漢書西域傳又說：“大秦一名犁鞞，……其人皆長大平正，有类中國，故謂之大秦。”^② 后漢時，中國使者甘英已經到了阿拉伯，欲通大秦，阻于当地人之說，未能前往^③。公元 166 年(后漢 桓帝 延熹 九年)，大秦 王安敦^④ 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三國時，公元 226 年(孫權 黃武 五年)，大秦商人宇秦論从交趾到吳見孫權，和他談論大秦的方土風俗。^⑤ 中國对于羅馬的認識較以前更加明确了。南北朝 劉宋末年，西羅馬帝國滅亡，東羅馬帝國仍自称羅馬帝國，因之在中國仍沿用大秦之称。当时的大秦，实指拜占廷而言，而非西羅馬了。隋唐时期，又有拂菻之称^⑥。旧唐書 拂菻傳：“拂菻

① 犁靬的原音，中外學者意見頗不一致。張星娘謂犁靬系 Rome 的譯音。他又舉楊老圃說，謂黎軒乃 Latium 的譯音。(見張星娘：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 1 冊第 2 部分，第 89 頁。)余謂楊說亦可備一說。德國學者夏德(Hirth) 在他所著的中國与羅馬東部(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1885) 一書中，以为犁靬乃叙利亚、埃及、阿拉伯三地 Rekem 族名之譯音(見該

書，第146、172頁），其說已為法國學者伯希和所駁。伯希和又主張犂靬為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嘗將其說發表於1915年的通報（見史地叢考，馮承鈞譯文，第84—85頁）。馮承鈞作犂靬考（見景教碑考，第98—100頁。）也同意伯希和說。但此說雖巧，亦與音讀不合，而況城以亞歷山大名者，不知凡几，何以知其必為埃及之亞歷山大？伯希和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 ② 馮承鈞：大秦考（見景教碑考，第90—96頁）征引中外學者之說，頗為詳博，結論為“大秦確為羅馬帝國”。此問題中外學者的意見已趨於一致。但70年前夏德在所著中國與羅馬東部一書中，竟將中國史書中之犂靬、大秦、拂菻都解釋為敘利亞。他這種穿鑿的說法在當時即已遭到法國學者沙畹（E. Chavannes）的批評（見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馮承鈞譯，第240—242頁。）

- ③ 後漢書，卷118，西域傳安息國條。

- ④ 當時羅馬皇帝為馬克·奧勒略·安敦尼阿斯（在位年代公元161年至180年），後漢書中的安敦當即是安敦尼阿斯。此條記載已引起西方各國羅馬史家的注意。他們認為安敦即安敦尼阿斯並無問題，但此事並不見於羅馬史料，而象牙、瑇瑁也非意大利所產，當系當時羅馬商人假借羅馬皇帝的名義，和中國政府聯繫，企圖得到一些商業上的優待。他們這種說法在事實上是極可能的。（參看白里編：羅馬的遺產〔Bailey, ed., The Legacy of Rome.〕，第165頁。）

- ⑤ 南史，卷78，夷貊傳；梁史，卷54，諸夷傳。

- ⑥ 拂菻之名，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首見於隋代裴矩的西域圖記（此書已佚，其序見隋書卷67裴矩傳）。

國一名大秦。”东羅馬人对于君士坦丁堡通称 $\pi\acute{o}\lambda\iota\varsigma$ ，意为首都^①。拂菻即此字的譯音。中國古無輕唇音，“拂”古讀重唇音，与原音正相吻合^②。

中國史書中，关于拜占廷最早的記載，是魏書西域傳中的大秦傳。原文如下：

“大秦國一名犁軒，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訴訟者，当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举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拟仪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谷桑麻，人务蚕田，多璆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东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异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为堂云。从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万余里。于彼國觀日月星辰，無异中國，而前史云条支西行百里日入处，失之远矣。”^③

按北魏亡于公元 550 年。据北史魏收傳，魏書成于公元 554 年（北齐天保五年），距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已將 80 年。据魏書西域傳，北魏盛时与西亞諸國交通頻繁，粟特、嚙唃、波

① 參看劍橋中古史，第 4 册，第 745 頁。此章作者是法國拜占廷史家迪尔（Charles Diehl）。在此文中，他指出拜占廷人通称君士坦丁堡为城市（ $\pi\acute{o}\lambda\iota\varsigma$ ），而很少称他为君士坦丁。法人沙

碗又考出当时拜占廷人又習称此城为 $\pi\acute{o}\lambda\iota\nu$ 。

- ② 拂菻乃指东羅馬帝國，近年來學者們的意見已經漸趨一致。至于何以称东羅馬帝國为拂菻，則研究此問題的人，犹有許多爭論，中國方面研究此問題較早者為洪鈞。洪鈞元史譯文証補卷 27 拂菻條，謂拂菻為康思灘丁諸潑里斯（按即君士坦丁堡）。“潑里斯”猶言城，康思灘是建城者之名，其本土人則称之为“潑凝”，急讀為“潑林”。阿拉伯人称之为拂菻。本屬城名，假為國號。按洪氏此說與沙畹之說略同，或即采其說。張星娘嘗著拂菻原音考（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 1 冊第 2 部分，第 141—148 頁），搜羅中外學者各種說法，極為詳博，其結論拂菻為法蘭克，此說稍迂曲。馮承鈞拂菻考（見景教碑考，第 96—97 頁），謂新、旧唐書拂菻傳皆本杜環經行記，“則此拂菻必為东羅馬無疑”，這個說法是正確的。但他不信拂菻系由希臘文 $\pi\acute{o}\lambda\iota\varsigma$ 而來，他的理由是东羅馬都城附近城市以 Polis 綴尾者甚多，不僅君士坦丁堡一城為然。但是他這說法似難成立，因為东羅馬帝國雖也有其他城市以 Polis 綴尾的，但以 Polis（或 Polin）一个字來表示的，却只有君士坦丁堡一城（君士坦丁堡一名辭，拜占廷人極少用）。馮氏似未多就拜占廷史料加以考查。資產階級學者如英人玉爾（Yule）、法人沙畹等皆主張拂菻系 Polin 的譯音，惟夏德則謂拂菻系指敘利亞，其說既為沙畹所駁斥（見本書第 2 頁注 2），他又作拂菻之謎一文，載 1909 年美國東方學會季刊（我所見的是 1910 年德國萊比錫重印本），仍堅持其原說。他企圖用中國古音證明他的說法，但他又不懂得中國古音，只據康熙字典橫加穿鑿，極為荒誕。
- ③ 魏書，卷 102，西域傳大秦國條。北史西域傳大秦條全錄魏書，茲不重引。

斯等國都嘗遣使來聘。這些國家都是和拜占廷關係密切的鄰國，對於拜占廷情形非常熟悉。因此魏書中的大秦，乃指拜占廷而非早已滅亡的西羅馬，可以斷言^①。並且從書中的內容看來，如稱“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按六世紀初年，蠶子和養蠶的方法才由中國傳入拜占廷，種桑育蠶是拜占廷帝國時事。^②這也是魏書中的大秦乃指拜占廷的一個證據。並且，魏書西域傳中第一次提出大秦都安都城，這是後漢書西域傳和魏略西戎傳^③所未曾提出的。安都似指敘利亞首府安梯俄克^④。按安梯俄克是拜占廷帝國在西亞方面最有名的城市，人口達 20 萬，東西商人多聚集于此，大概當時中國曾有赴西亞的商賈、使者，遂誤以為它即是拜占廷帝國的首都。傳中稱：“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按拜占廷宮廷奢麗，儀仗極盛，貴族以服着絲綢為風尚，旌旗幔帳亦多用絲綢，和中國相彷彿。這在當時的歐洲人看來，是奢侈無比的。

到了隋唐時期，由於中國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和領土的擴大，中西間的交通更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舊唐書拂菻傳載，有唐一代，拜占廷與中國通使凡 5 次。中國與拜占廷之間已經建立了直接的通商、通使關係。景教僧又將拜占廷的宗教信仰的一派傳入中國。因為中國與拜占廷間的交通大暢，行旅日增，中國此時期關於拜占廷的記載，也較以前為明確詳細。如通典卷 193 大秦條云：

“大秦一名犁軒，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条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平正，居人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

四百余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迟散城。王城有官

- ① 張星烺謂：“东羅馬之都城在今君士坦丁堡，而屬地則多在亞洲西部，其與中國交通者亦必為較近之东羅馬而非遠隔之西羅馬，可斷然也。詳考魏書所記，其都城名安都，復証以普洛科庇阿斯（Procopius）及狄奧法尼斯（Theophanes）所記蚕種傳入东羅馬事，則魏書之大秦，其指东羅馬可無疑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1冊第2部分，第61頁）。按張說是。
- ② 見本書第2章。
- ③ 魚豢魏略久佚，茲據三國志魏志卷30裴注引。
- ④ 安梯俄克 Antioch 往往縮稱 Ant 或 anta，和安都的音很相近，因此安都即安梯俄克有極大可能。夏德因魏書西域傳稱大秦都安都，遂安肆附會，以大秦為敘利亞，又謂魏書中的大秦王實指敘利亞教徒所稱景教總主教（見夏德：中國與羅馬東部，第293頁；參看馮承鈞：諸蕃志校注，第42頁，注二）。不知景教自公元435年被东羅馬皇帝判處為異端，景教創始者聶斯脫里奔走竄徙，窮死異國。敘利亞直到七世紀初年，仍是东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安梯俄克是东羅馬帝國在西亞的首府，哪能允許異端的頭領在此任總主教，而且聲勢浩大，致使中國人誤以為國王呢？即夏德也不得不承認當時安梯俄克的主教是天主教僧，而無以自解。詳考景教的歷史，聶斯脫里的門徒實於五世紀末自东羅馬的統治區內逃到波斯境內，自公元496年至762年，景教以波斯為中心，以後乃移到八吉打。當北魏的時期，並無景教頭領任安梯俄克大主教之事，且景教宗派極微，非羅馬教皇可比，中國人哪能誤認他是國王？況就地理言之，阿拉伯和敘利亞相鄰接，中間並無海洋，而魏書說大秦“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可見大秦在大海之西，怎會是敘利亞呢？

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髡頭而衣文綉。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墩，一如中州。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类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土有駮鷄犀，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鬃、瑇瑁、玄熊、赤瑠、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寶出西海，有羊者，似狗，多力獷惡。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于土中，候其欲萌，筑牆院之，恐為獸所食也，其膺與地連，割之絕則死；击物驚之，乃驚鳴遂絕，逐水草無群。又有木难，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举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旄亂出。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毼毼毼毼屬，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于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鉄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茜坼甲，歷一歲許，出網日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余，三年色乃赤好，后沒視之，知可采，便以鉄鈔發其根，乃以索系網，使人于船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王欲通使于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并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几于日所入也。”①

通典是通史体裁，其中所述，都是追本溯源。但是关于大秦的記載，因当时中國方面对于西羅馬所知很少，顯然是以拜

占廷为主的，如其中所記大秦人的服飾，“人皆髦头而衣文綉”，乃是拜占廷貴族的裝束。^② 其中所記的物產如珊瑚等，有的是拜占廷的特產，有的虽非拜占廷帝國所產，但系由拜占廷商人运入中國，因之中國方面遂以为是拜占廷的特產。通典又說拜占廷方面將從中國运去的縑素（白色的綢絹）拆解成絲，然后加工，織成薄紗。这与羅馬著作家蒲林尼的自然史中所說正相合。^③ 至于地生羊之說，虽然是沒有的事，但也是西亞方面的傳說。^④ 書中所記拜占廷的制度，如謂“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正与拜占廷的皇帝选举制相合。書中記拜占廷的地理位置在“西海之西”，也較魏書西域傳确切，但是仍沿其以安都城为拜占廷都城之誤。

旧唐書中的拂菻傳对于拜占廷的記載更为詳明。原文如下：

“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联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精瑠璃为之。有貴臣十

① 通典，卷193 边防9 西戎5 大秦条。杜佑自注采其族子杜环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尙干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死守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十里，勝兵約有百萬，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按杜环嘗至大食，所聞拂菻事当确。他說拂菻即大秦，其地在苦國（按即叙利亞）西數千里，拂菻又常与大食战。拂菻若不是拜占廷，是哪里呢？

- ② 六世紀時的拜占廷歷史家普洛科庇阿斯在他的查士丁尼朝秘史(*Secret History*)中云：“拜占廷人都剪髮，但是當時藍綠黨人只剪前邊的頭髮，而將後腦的頭髮留得很長，此外又不剪去鬚鬚，時人稱之為匈奴裝。”（該書 Loeb Classical Library 本，第 79 頁；參看林塞：拜占廷與歐洲〔J. Lindsay: *Byzantium into Europe*〕，第 444 頁。）
- ③ 參看本書第 2 章。蒲林尼自然史關於此事的記載，見玉爾：中國與到中國之路(*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1915 年重訂本，第 196—200 頁。玉爾本人懷疑此說，但已為法人考狄厄所駁。蒲林尼是一世紀時羅馬大博物家，生於公元 23 年，死於 79 年。他的自然史以搜羅宏富、見聞博雜著稱。
- ④ 按地生羊之說，本西域傳說，十四世紀的捷克著名旅行家僧人俄多利克奉教皇之命，於公元 1318 年自意大利來中國傳教，1330 年回國。在他的游記中也提到地生羊的傳說。據說此種傳說十七世紀時在西亞仍很流行。另一個旅行家竟說他吃過這種羊。據後來歐洲學者研究，地生羊似指伏爾加河以西地區的一種樹木。這種樹有幾個根，葉色黃白，從遠方看去頗似羊，當地人也稱它為羊。（見 *Sherwood and mantz: The Road to Cathay*, P. 40）此傳說流入中國，由來已久。王士禎池北偶談卷 23 記羊馬條引北齊高昂詩，已有“隴種千口羊”之句。又引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藟成絲。”又本草綱目卷 52 地生羊條引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拂林國有地生羊，其羔生土中，國人筑牆圍之，臍與地連，割之則死；但走馬由鼓以駭之，驚鳴臍絕，便逐土草。”與通典之說略同。今按李志常西游記謂阿里馬城：“其地出帛，目曰禿鹿麻，蓋俗所謂種羊毛織成者。”由此看來，所謂地生羊，實為棉花的訛傳。

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無常人，簡賢者而立之，國中災异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環珞，皆綴以珠宝，着錦綉，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为之，尤絕高峻。凡有十余万户，南臨大海，城东南有大門，其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异宝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以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于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厘無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為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于盛暑之節，人厭暑熱，乃引水潑流，上徧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剪髮，披帔而右袒。婦人不开襟，錦為头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筑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着甲走馬，及击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俗皆髡而衣綉，乘輜輶白蓋小車。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土多金銀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鷄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异，多出其國。隋煬帝常使通拂菻，竟不能致。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凌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拽伐其都城，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來朝。開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①